

國民叢書第一種

兵的改造與其心理

兵的改造與其心理

一

現在改造中國的說話。是說穀了。改造中國的事實。究竟還沒有起手。這個沒有起手的改造。我們可以看出他隨處的窒礙。

先從教育上來講。一間兩間學校。辦得起來。經費早已絕了。勉強維持下去。一定要找人出錢。這出錢的人數。越弄越多。教育上的禁忌。也越弄越多。後來便是有教育。無學校。有學校。無教育。教育和學校。勢不兩立。這便是私立學校的教訓。

借着官立學校來講教育。好不好呢。請看北京的蔡鶴卿。杭州的經子淵。有教習幫他。有學生擁護他。社會上的地位。使軍閥還不敢殺他。打他。禁止他教育。所以這一年間。看見這些學生運動的效果的。也說非走這條路不可。然而到底不行。校長是可以隨便換的。換校長之後。教職員反對。學生反對。他就可以用兵力來對付。辦教育的。所靠的是學生。他所靠的是兵。一用到兵。浙江的學生就無可如何。在北京大

學。雖然不能設換校長。他却對着一個個學生。用他的兵力。還是弄到手足無所措。就是一個兵。把所有對於教育的希望。通通打消了。

教育起手。不碰到錢的障礙。就碰到兵的障礙了。試從工業上做做看。這個成績。也是看得見的。要想改造現在的組織。自然要拿勞工做中心。勞工的武器。就是罷工了。要看近來罷工的成績。總算比較別種實在一點。而無論那一個人。都曉得現在罷工。因為沒有罷工基金。不能設有力量。但是有方法得到罷工基金麼。工人自身。每天所得的工錢。還不設他自己的生活費。有什麼方法可以貯蓄起這個罷工基金來呢。工人越要豫備罷工。雇主那方面就越要不許他有錢罷工。所以無論用什麼方法。這個罷工的豫備。是沒有成就的時候。就是罷工。永遠不會有力量。

你想工人以外的人。拿出錢來。做罷工基金麼。決其沒有的事。能設有錢拿出來做罷工基金的人。大概都不肯。肯拿的大概也不能。不論怎麼樣盡力。這個數目。是清清楚楚看得見的。前幾個禮拜。有人在那裏造某督軍某總司令接濟上海罷工基金的謠言。可以叫得荒謬絕倫了。所以勞工運動。還是要碰着錢的障礙。

勞工的罷工。本來是一件苦肉計。但是如果真能殺所有的工人。一起約束起來。兩敗俱傷。也是這些雇主所最怕的。但是現在雇主可以強迫工人做工。工人不能強迫工人罷工。所以雇主的地位更爲穩固。雇主一個人。如何有這個力量呢。就是兵幫着他的忙了。五月一號那天。上海拿全副武裝的兵。來壓制工人。不准開會。說這些平和的工人。要借五月一號起事。說這個五月一號的紀念會。是俄國勞動會（就是俄國勞動會也與你何干。却要幫一邊壓一邊做什麼）實在就是表明雇主納了錢來養兵。兵就保護雇主。教他永遠能殼殼剝錢財。不必還給工人一點。所以工人的運動。不但要打主意和雇主的錢作對。還要打主意和雇主用錢說來的標客——兵——作對。

不特是教育和工業上的改造。過不了錢和兵兩個關頭。你如果再想去離了學校和工場。去做一個新組織。可以算做頂讓步的了。然而還是不行。工讀互助團新村的失敗。就是說明世上沒有獨善其身的法子的。只希望這些團體裏頭辦得好。是不行的。團體裏頭辦得好。不過是表示將來如果到了新社會的時代。可以照樣做團體的生活。但是這個事業。還是失敗。還是因錢和錢背後的兵失敗。以外種種的改造社會方案。都比不上教育界和工業界兩方面有實力。却是所遭遇的困難。一定是錢

和錢背後的兵。沒有可以逃得過的。所以有真心去做改良中國工夫的人。一定有一天回轉來。講一句『改造要全部改造。』

不錯。改造是要全部改造的。然而全部改造要從一部改造起。我們不是有了頂大的力量。全知全能。把世界一掀就掀過來。到底是要有一個全部改造下手方法。如果不然。就許人家下一個轉語說『要全部改造纔改造。就會變了全數不改造。』

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不是已經曉得錢和兵兩個關頭打不通麼。我們有法子先改造錢和兵沒有呢。我們有方法能設把一部分的錢。一部分的兵。拿在手裏。再來改造社會不能呢。本來如果錢和兵兩件裏頭有一件完全放在改革者的勢力底下。那就改革完全不成問題。但是這個集中。是改造成功以後纔有的。改造開手的時候。決其沒有這種事情。所以最希望的。就是能握一部分的財產。或者一部分的兵力再來改造社會。亦可以說。希望有財有兵的一部分人的覺悟。

這個事情。不是絕對做不到的。從來因為革命所用的錢。聚起來有幾多呢。革命黨如果不做革命的事。

情。除了他所過用的錢以外。跟着普通的狀態去攢錢。積起來。又有幾多呢。大概說幾千萬。總不會說多了。這不是改革社會的一個大力量麼。如果革命黨從此再做二十年的計畫。攢積起這筆錢來。再講改造行不行呢。再如現在的兵。雖然叫做於統系。却並不見得要有學問。比方投進某系的旗下。做他的走狗。慢慢把兵權拿在手裏。再實行革命。這是滿清末年鈕惕生所常講的。也是徐錫麟親行的。假如兵在手裏的時候。要改造社會。怎麼樣呢。

我們細細把這方法研究過。可以得一個決定。是兵可以拿得到一部分的錢。也可以拿得到一部分的。但是拿得到這一部分的兵。這一部分的錢。都沒有改造社會的力量。

這從有錢的來講。拿着錢來。可以改造社會麼。俗語說。有錢使得鬼推磨。這是真的。不過使得他推磨。不能使他革命。錢如果用來叫人替他私人盡力。是很有趣的。在現在的經濟組織。尤其有效的。如果用來達公共的目的。就沒有一樣的效果了。用來叫人幫他做損害別人的事。是很有趣的。用來叫人幫他做有益於人的事。就不成功了。比方我們要保護自己的掠奪地位。拿一點錢出來養兵。這個結果。兵決其不會反對我的。如使我拿出一點錢來養兵。叫他對抗掠奪階級。保護工人。這是決做不到的。我們可

以用幾塊錢一個月。請人看門口。很忠實的。我們出許多錢。請一班人保衛全市。就沒有效果了。而且我如果十塊錢一個月。養點兵來保衛個人。實在是行的。如果有人二十塊錢一個月。來買我的衛兵。叫他殺我。也許行的。但是如果我拿二十萬二百萬來買某地的第某師。叫他不要用刺刀刺學生刺工人。就決其辦不到。越有錢越辦不出事體來。沒有錢的時候。以為壞人所以能鼓作惡。都靠着用錢。我如果有錢。那怕改革不來。現在纔曉得壞人所以能鼓用錢。都靠着用錢作惡。我們如果用錢來做改革的事業。到底沒有效果。

這是很容易解釋的一件現狀。不過我們沒有留心罷了。比方那些用錢來做壞事的人。他做壞事就能鼓有錢。有錢又能多做壞事。是循環不窮。我們如果有錢來做改革的事。那改革的一步做過。錢決不能回到我們手裏頭。敵對的勢力。就隨時可以拿他豐富的錢來破壞你這個改革。所以連這一步也沒有。他的力量。是循環相生不窮的。你的力量。却一鼓而盡。如何可以支持呢。從前人講雇主對工人的關係。不是有『第二十個的問題』這句話麼。比方有二十個企業家在這裏。第一個起。數到第十九個。都是要待工人好的。只有第二十個要剋扣他。這其餘十九個。都只好跟着。不然就要收盤。所以這第二十

個雇主。一個人做壞事的力量。可以把這十九個人做好的力量。一齊破壞。我們從這一點看來。可以曉得拿着幾個錢。想達改革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於是乎問題歸到兵一方面去。錢自己不能有改造的力量。錢又沒有使兵來幫改造的力量了。假如有了兵。錢是不是跟着來呢。單獨拿着兵力可以改造社會麼。這一層。我們要詳細討論。

二

我的許多朋友。都曾經和所謂兵的一部類有關係的。當沒有帶兵以前。無論那一個都是相信兵有絕對的力量。帶着兵可以把理想通行出去。沒有能設阻擋的。等到真帶兵了。纔曉得帶着兵是一事不能辦。總要想維持兵的現狀。纔能設維持自己的勢力。既然維持現狀就沒有澈底的改革。攪來攪去。不過地位的轉換。名號的變更。到得失敗了下來。以爲兵真是沒有用的了。想做別一宗。不再入軍隊了。然而到着個時候。偏偏什麼事情都被兵阻礙。什麼社會上的事情都不能辦。發憤起來。還是想着去進軍界。等到再進軍界的時候。他所經歷的。還是和從前一樣。他的失敗出來。也要和從前一樣。出來之後。什麼事都做不成功。也要和從前一樣。在這一反一覆的中間。不曉冤枉花了許多精神。許多生命。到了現在。

還是一部分拿着一無所能的兵當勢力。拚命保護。拚命擴張。一部分瞅着這些無惡不作的兵發恨。恨不得一下子彗星碰到地球來。和他同歸於盡。我們從前的希望那裏去了呢。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們的的朋友。有許多做下級官。連長。排長。在近來報紙上講兵的慘禍裏頭。差不多什九和連排長有關。如果是要做些壞事情。真是毫不費事。但是要曉得這些連排長所以能作壞事。就是全營全團。和他通在一氣。如果不去做壞事。他也站不住。上頭有營長團長。下頭有目兵。你說風紀怎麼樣。這些人就會看着你笑。如果你說軍紀怎麼樣。就會對你不起。你想整頓一下子。開除一個兵。或者照軍律辦一個人。檢直叫做不行。就算上官面子上不能不准。回頭來這些處罰。都是有名無實。革了還不過是另補在別營別連。叫目兵看着。笑說一句『何苦來』便了。你想把一點智識給軍隊麼。這些同僚便當你做破壞他飯碗的仇人。種種脅迫。非到上官換他不止。一個排長想教育好這些兵隊。就有兩個排長反對。一個連長想他一連人辦得好好。就有三連的連長和你反對。營長壞的不用說。你早已銷差了。營長好的。也沒有方法。他不能把一連的力量對付三連。他就不敢幫你這個連長。敵那幾個連長。也不敢幫一個排長。抗那幾個排長。所以好好的人。做了連排長。只有把自己的犧牲了。來就目兵的範圍。受同級官長與

同化。如果不肯犧牲。不肯同化。只有走了不幹。一個人跑進軍隊裏頭。做下級官是決不能達改造軍隊的目的的。

我們也有做中級官的朋友。他們做營長團長。是比較自由一點的了。連排長所受的同級官壓迫。到中級官使少一點了。因為現在的軍隊。雖然不一定拿營來做戰術單位。却是實際上一營一營的界限。比一連一連大得多。等到不同團的兵日官長。就差不多很相漠視的。因此做團長營長的。要稍為發揮一點自己的個性。就容易得多了。然而這個到底是空的。因為中級官從旁面來的壓迫。雖然比較少。在下面來的壓迫。並沒有減少。而做營長團長最大的吃虧。就是實際和兵丁相離隔得太遠。指揮管理。都不能如意。營長要幹得下。一定要有一連以上做他的基本。再加上無可不可的。統共要有兩連至三連。那下餘的一連多的意嚮。就可以不用十分顧慮了。但這一連的基本。從什麼方得來的呢。如果自己是很受信任的。接任的時候。可以換一個自己相信的連長。幾個排長。開除一點反對的兵。補一點自己的人。就可安安穩穩得到了。但是自己相信的人去做連排長。又可以有手段吃得住這些軍隊。幫自己的忙的。就不容易找。難保不是沾染了習氣的了。如果這個營長。不是特別被信任的。他也要找一點歸向自

己的兵。就非和這些連排長拉攏不可。拉攏的方法。不外乎許他作一點弊。再大家共同吃一點空額。多給他些攪錢的機會。這個方法。不但用來拉攏基本隊伍。就是要找無可不可的幾個連排長。也要用這些方法來敷衍。甚至於反對的。也非默許他幾件。作為妥協條件不可。所以軍紀風紀。就做了營長保持地位的犧牲。如果你要澈底。除非下一兩年的工夫。還要得了特別信任。纔能殺幾個志同道合的人。來幫自己。這個機會實在不容易得。而且在這當中所用的人。也漸漸變了。成為隨流合污的人了。所以改革一營。真不容易。還有一層。一營裏頭。營長之外。還有營副。營副在營中。也成一個勢力。也要拿幾排人歸他自己。營長如果想整頓他。這些不願意整頓的人。都拿着營副來做蔽蔭。營長便成一兩個中心。到底是不願意整頓的人多些。營長就站不住了。營長營副對立。是最普遍的事。營長營副合力來改革一營。就真可以算得例外中之例外。團長比營長地位更高一點。可是他依賴營長來保持地位的必要。比營長依賴連長。也相彷彿。營長要直接理日兵的事。撇開連排長還可以行。如果團長要撇開官長。和日兵直接講話。直接去處理一切事情。就要惹起下級官的反對。終久保不住地位。從前滿清時代。廣東有個標統。專門用手段去拉攏日兵。什麼賞罰都要由自己出。一概的營連排長。都不敢去約束兵士。聽他

一個人主持。然而心裏是恨極了。後來到底出盡方法。把他弄到局所裏頭去。第二次出來。又把他弄做鎮的正參謀。等到革命的時候。跟着軍隊回省。想當都督。却被這些部下軍官一圍趕走了。這是團長們所共知的一個龜鑑。至到近年。團長更不能不敷衍營連長。所以就要受這下屬的壓迫。想講改革。更不容易。

實際團是作弊的單位。所有兵能殼做種種貽害社會的事。至少都是一團的兵共同的力量發生出來的。在南方兵少分防地多的時候。或者這個單位。會降到一營。然而普通的情況。總是一團。這也有個原故。向來分駐的兵。大概總是一團管一區。三營分割。這三營再各自一連兩連的分開。論他駐紮的時期。一連紮一個地方。是很不久長的。就是營也要常常調防。然而成團的調防。就比較稀疏得多了。所以有一團在一個地方的公共作弊計畫。就可以輪替分肥。這是一面。一連兩連作弊。上官立刻曉得。就可以處置他。別的不作弊的營頭。還多着。抵抗不來。到了幾營。便擁了可以反對人的資格了。要解散他一團兵。的確是驚天動地的事。和解散一兩連不同。明欺你不敢解散他。所以他也敢作敢為。不比連排長小膽。這是又一面。總之現在的兵。普通成了一團。纔有勢力。下一點也要有一營。這是很顯著的。比方現在

的一師人裏頭。如果有一團步兵。是團長以下聯爲一氣。反對他的便是附骨之疽。有了這一團人。其餘的三團步兵馬砲工輜。都要管束不來。因爲這些兵。雖然沒有站在反對的地位。他是隨時可以加入反對一團的。所以事事非敷衍他不可。本來團長已是離日兵較遠的了。然而編制上團長仍舊適合於散兵線指揮的。至於旅長以上。本來原則上用不着他到散兵線。所以一切規制。都跟着這一點來。弄到團的個性非常之強。如果師旅長怕部下拿不住。他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自己兼起團長來。有了一團的兵。就可以威壓其餘各團營了。近來的軍隊。你看那一師那一旅沒有兼團長的事情。或是師長或是旅長兼。或是參謀兼。甚至於身做督軍。兼任師長。再兼旅長。又兼團長的例也聽過。他難道做了督軍。還希罕這團長的幾百塊錢薪水公費麼。他實在是。要這一團人做他的基本隊伍。他如果丟了這一團人。就沒有這一旅。丟下一旅。沒有一師。丟下一師。沒有一省。所以他要做督軍。還得要做團長。那有人也許疑心。爲什麼他這位督軍。不從連排長一路兼下去。把日兵伙夫。馱載馬。都兼起來呢。這個就要回復到上頭所講單位來了。一團是兵的團結裏頭能設有勢力的初步。自團以下。輕易不敢反對人。自團以上。很容易受團的反對。所以兼任要到團長爲止。如果是兵力分布得散漫的。也有例外。就是一個鎮守使。兼司

令兼統領。又兼營長。也不是奇事。這個也是事勢逼出來的。並不是他貪戀。一面是如此纔能彀維持着他自己的地位。一面也可以曉得部下作弊到什麼程度。好來調劑伸縮。所以團營長的重要。是對於上官做得好做得歹的重要。連排長的重要。是對於日兵督率他做歹事的重要。完全不相同的。却是團營長到底做不了好事出來。因為連排長沒有督率兵做好事的力量。所以團營長也只好叫他督率着做壞事。

講到上級官。只有說一聲可憐。民國以來。光是陸軍上將也有一百幾十人。中將有一千內外。少將有幾千個。如果要一個個都照階級補起官來。那中國軍隊大概足有一千師。這種現狀。叫外國人聽了。只有笑死。那幾千個上級軍官。實在能彀有軍職的。不過十分之一二。其餘就在那裏鬼混。不是想拉這一個的兵。就要請求那一個准他招幾百名土匪。這些人。起碼當司令。稍為有點氣派的。還要加上總字。實在都叫做戰不能守不可的。一無用處。如果想在軍隊裏頭。借他一點勢力來改革。他也決其不能容你。自招。最高不過撥人家幾營歸你帶便了。有一點乘着打仗的時候。招集些舊部。聚了一千幾百逃兵。也號稱師長旅長總司令了。大概以救國自任的。想拿着勢力來實行主義的。都只有在這兩條路上走。

人家撥來的兵。可以拿來改革麼。決不能的。比方有一師兵的人。給一旅你帶。有兩三枝隊的人。給一枝隊你帶。算是很講交情的了。他那些團長統領。你想動他一動也不能。師長總司令給兵你帶。你要多謝師長總司令。這些團長統領當時肯受師長總司令的命令。師長等早已要多謝他們了。後來你接這旅長和司令。他們不來反抗。更要多謝他們了。中國近年軍隊裏頭的上級官。十分八九是坐升。只有十分一二。是調補。他團長不能升旅長。已經是一個不平。承認別個人做他的上司。又算是人情。忍着不平來做人情。自然要求一個縱容作弊的默諾。你這接了任的旅長司令。想要拿他這些兵去改革。不是夢話麼。實在插身進向來沒有關係的中國軍隊裏頭。單靠上官的信任。是完全不行的。接任以前。先要揣摩這些團長統領的脾氣。巴結他。奉承他。接任以後。打聽他要做什么壞事。和他商量那件利益多。替他打算那個方法好。這枝兵就帶得穩了。統領要嫖。就同他嫖。要賭。就同他賭。要種鴉片。就同他種。要綁票。就和他綁。這個旅長司令。就有人和他一齊去拚命了。然而改革兩個字。就離得遠了。主義和軍隊是不相容的了。從前想拿了勢力來改造社會。現在有了勢力。纔被人家引用來做社會應該改造的例證。你說可憐不可憐呢。如果不用這些揣摩的手段。要來帶這些兵。一定就是命令不行。調度不靈。弄到你非

辭職不可。你覺得這個營長好一點。他就先和這個營長作對。你覺得那一個連長不好。要罰他。偏要把他請提升。請保獎。一切都和你反對。你就厚着臉皮做下去。決其沒有方法可以改革這些軍隊。這就是先前所說的。成了一團以後。個性非常顯著。旅長司令變更不來了。並且拿着這些軍隊。也萬不能打仗。變了支乾薪一樣。

乘着擾亂招起來的兵怎麼樣呢。一個人要招千把兵。不是容易的事情。一定找了許多民軍販子。再派些無聊政客。去結納那些地位搖動未有歸宿的營連長。招民軍的時候。說有一百人的。委他一個連長。說有三百人的。委他一個營長。算是頂公道的待遇了。然而說一百人的。未必有三十人。如果有三十人來。這個連長也不能賴他的。說三百人的。保不定有一百個人。然而這個營長也是非給不可。不特如此。這一百幾十人。還許有一半沒有槍的。這些運動來的。一定是豫先訂定。排長升連長。連長升營長。營長升支隊長。自然所有的兵也是隨他報的。所以有了三兩千桿槍的時候。一定弄到七八千兵額。編一師還位置這些人不了。這已經是一個笑話了。然而這些民軍散營頭。也是久慣拿來做生意的。今天受了張三的委任。明天還要向李四接頭。他的關係。真所謂合則留。不合則去。張三拿了兵不設算。還要運動

李四的。沒有運動好以前。早被李四把自己的部下運動去。這些例真可謂數見不鮮。平生交好患難朋友。到這個時候。也會因運動部下。成了仇讎。輕的互相攻擊。重的就互相殺傷。問他們到底爲着什麼來。張三也說是爲擴張勢力。實行主義。李四也說是擴張勢力。實行主義。到底主義實行不了。同志相殺。就實行了。請問這個時候。還有誰能殼約束部下。誰能殼改革弊端。誰能殼冒着險來換一兩個作惡的長官。誰能殼不把種烟開賭強姦強搶來做逢迎部下鞏固團結的手段。實在世間的壞事。只有是中國人想不到的。斷沒有中國這些兵隊不敢幹的。做了這些軍隊的首領。改革兩個字只好留在公文告示裏頭做些詞藻就了事。如果有這樣笨的人。想實行試一下子。就有殺身之禍。

從上頭一路說下來。不問你當那一級的軍官。要想改革軍隊。拿來做改造社會的基礎。一樣是辦不到的。地位越高。越沒有改革的餘地。這爲什麼呢。我們可以看得出。這是日兵的壓迫是從下級壓到中級。中級壓到上級來。這些日兵和他做不好的事。件件都可以成功。和他做好的事。件件都要失敗。我們非是到日兵一方面去。觀察他所以致此的原因不可。

平常的人總會想着。覺得奇怪。爲什麼做兵的。打仗的時候不會逃走。他如果在中國的軍隊裏頭。得了一個實際的統計。他們更要莫明其妙。實際打仗的時候。因爲兵士逃走。減少了戰鬥員的例。却是很少。到了不打仗的時候。你如果稍爲照規矩來辦。逃兵一定很多。要他送命的時候。他不逃。不要他送命的時候。他到逃起來了。這是什麼緣故。

平常的人總想着如果愛惜士兵。到打仗的時候。一定得他肯拚命。如果平日軍紀整肅。到打仗的時候。一定格外得力。然而按事實而講。也有愛惜士兵。而士兵替他拚命的。也有愛惜士兵。士兵偏不拚命的。也有軍紀嚴肅。臨陣收効的。也有平時只管嚴肅。到戰時檢直維繫不來的。激厲之術。至此俱窮。在軍隊以外的人。真有時莫明其所以。

上頭這兩個疑問。引可人到研究兵的心理這一條路。我們現在研究兵的心理。有一個要先承認的原則。就是兵的心理。幾乎可以說。全是兵的生活做出來的。現在當兵的人。實在是無所不有。從前讀書的。經商的。做工的。做田工的。搶劫的。拐騙的。走私漏稅的。都薈萃在兵的範圍。他們的理想。習慣。沒有進營盤以前。是千差萬別的。等到收攏來。放在一個營盤裏頭。那他的心理。就漸漸不謀而合了。到了當過幾

年兵取得了頭目『老兵』的資格以後。檢直叫做一副板印出來的。找不出兩種脾氣。這個除了說他們的心理通是受這些生活的支配。沒有別一個說明。這個原則我們認定了以後。就要從兵的生活着手研究。

兵的生活。第一可以看的。就是常在不安裏頭。這和前頭逃兵的一個問題。很有關係的。實在當兵的人。一進營門。就定了隨時要去死的運命。這是當然曉得的。但是說他真是個個不怕死。纔來當兵。決不是的。都是一面怕死。一面來當兵。但是他只管怕死。他決不曉得自己什麼時候死。一進營門之後。還沒有開差到什麼地方打仗。他心裏總不會想着立刻要拚命。等到開差的命令下來。新兵的心理。自然說『這回來了。』却是一營之內。總有一點老兵。這些老兵。都是聽見開差就喜歡的新兵的精神。就被老兵征服了。有一點猶豫。就在猶豫當中。他的長官。拿着一個人的決心。少數人的樂從。就把這多數人裹脅了去了。到了軍隊行了戰略上的展開。他們的所屬部隊。受持了一定區域的任務的時候。新兵的心裏。當然又有一個搖動。然而這些搖動。還不能成一個決心來逃走。因為打仗死的危險。還是幾天後幾個月後的問題。現在一走不脫。就是立刻的問題。凡沒有勇氣的人。對於立刻要解決的問題。總希望他

不解決。對於日後要求的問題。總要設法避過他不提。後唐潞王從珂說「勿言石郎。使我心膽俱碎。」其實不講石郎。石郎還是要來的。他只想躲過這一時的困苦。就是和兵卒不願意理幾天後打仗的事。情一樣。還有武安君在長平坑。趙卒。項羽坑秦卒。都是一樣幾十萬人死完了都沒有逃走和反抗的思想。可以見得兵卒裏頭。不但爭先打仗的要勇氣。就是率先逃走的。也要有勇氣纔行。平常的人。看別人不走。心裏只管不敢進。脚下到底不敢退的。何況打仗還在幾天以後呢。等到散開以後。鎗彈砲彈繼續着來了。前進固然有危險。後退也未必得脫。如果有工事的。就伏在塹壕裏頭。比向後走出去安全些。沒有工事的。伏倒在地。比站起來走也安全些。所以新兵初受鎗彈砲彈的飛洒。聽機關鎗和大砲的聲音。雖然很怕。却少有跑的。不過沒有一些老兵。逼近衝鋒。就不容易。等到過了一仗之後。立刻會死的恐怖過了。這時候更不做逃命的想頭了。跟着這樣。見過幾仗。打死的已經死了。不是兵了。兵隊裏頭都是打過仗不死的人。到了打仗的時候。也不很怕了。這便是戰鬥間逃兵很少的原因。所以兵因為怕死不敢逃。而心裏頭總常常計較着。自己是隨時可以死的。在普通的人。對於自己的牛活。能敲打一個長遠的算盤。就覺得沒有什麼顧慮。最怕的是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如果是今天不曉

得明天怎麼樣。自然會有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的想頭出來。不特兵是如此。就是普通人民。也未嘗不如此。韓退之寫當時朝廷裏的人心理。說「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日既蹙矣。乃尙可以生。」就是什麼計畫。都立不來。所以弄到偷惰苟且。然而在兵這一方面。這些朝不保夕的情況。的確是特別利害的。所以他的日常行動。決沒有長久打算。沒有說我爲一年後有什麼效果。來做一件事。也沒有說我爲一年後會有什麼危險來。不做某件事。只有立刻見效的「花紅」與「賞犒」。還可以稍爲動他一點。但是這些兵。得了一點錢。也斷不積貯的。還是嫖賭吃喝。幾天裏頭弄個乾淨。和這些兵來講改革了以後。有什麼好處。他先是懶怠聽了。還講不到相信不相信的問題。

在打仗的時候。精神奮興。不會感覺到這一層。等到不打仗的時候。他的精神上緊張弛緩下來。沒有應該做應該注意的事情。這些生活不安的壓迫。就現出來了。所以不打仗的時候。如果碰到駐紮的地方。不相宜。疾病多一點。搜括錢財的機會少一點。就會逃出去了。逃去的兵。也并不歸農。也并不做工。他只望別一營裏頭鑽。還是當他的兵。不過離了沒有利益的營盤。走去有利益的營盤。雖了有紀律的營盤。走去沒有紀律的營盤。離了教練時間較多的營盤。進去完全不教練或是教練時間較少的營盤。所以

這一種逃兵。還是苟且的逃法。還不是避死就生。不過是有死的威嚇在一邊。可以暫時避勞就避。逸苦就樂。這便是平日逃兵倒轉多的原因。

在這個時候。帶兵的人很多是很願意這些兵逃去的。雖然做不到獎勵他逃走。但使他走的時候。沒有夾帶軍裝。就萬萬沒有再去追尋的道理。因為這些兵會逃。一定是駐劄的地方不好弄錢。如此那長官也不能在地方弄錢了。就只有向『截曠』想方法。什麼叫做截曠呢。一師有一師的定餉。一營有一營的定餉。領餉的時候。總是照足額領的。然而官弁目兵總有告假開除缺額的。這缺了的餉。截留起來。就叫做截曠。本來應該把某官某兵曠了若干天。從那天起。到那天止。統共上餉若干。按月報解。抵領下月火食正餉。本來無從私自收起的。但是近年的軍隊。無論怎麼樣設法。這個截曠。一定弄不清。本來餉也不按期發。所以截曠也不能責成他按期解。更不能按期查考。缺一百個報五十個也可以的。報三十個也可以的。缺一個月報十天。五天都可以的。所以帶兵的最望兵逃。逃兵本來有罪。斷不敢自認的。所以他這曠餉。就可以安安逸穩吃下去。不用截了。所以兵當打仗的時候逃走。是官和兵都不願意的。如果是在平時逃走。那是大家有益的。

逃兵問題。這一下子可以解答完了。但是這個兵的心理。還覺得說不顯豁。因為他這生活不安。弄到他苟且是還可以懂得的。爲什麼他總沒有丟了這種生活的心事呢。這還是要說明的。實在做兵的人。不願意回家度日的還多。試看從來解散的軍隊。那些官長。自然不容易逗留。日兵以下。一定是藉口種種問題。留在解散的地方。等候招補的機會。因此發生案件的。不曉得多少。他所以不願回家。就因爲他在軍隊裏頭的時候。已經養成一個『萬事不管』的習慣。來適合他的生活。他兵雖然沒得做。習慣還不能改。一出營門以後。問他有什麼願意做的。能設做的。他實在回答不出。只好再向從前不安的生活裏頭。求着過苟安的日子。

他這營盤裏頭的苟安。實是很可驚詫的。從前廣東有一個地方。出了一個小小的強盜。叫做吳培。這個地方駐紮的兵隊。都曉得他。認得他。然而怕着惹事。都不敢捉他。他鄰村面前河上。劊了一支緝捕扒船。有幾個兵。每逢吳培打搶完回來的時候。走到對岸。叫一聲『吳培回來了。』這些兵立刻開了張小舢板。渡他過河。像他的衛兵一樣。他們沒有別的。只是在那個地方駐紮。怕着生事。所以寧願巴結強盜。再如果案件多了。他們還要暗中通知強盜。趕快跑。這都是從頂不安的生活裏頭。弄出來的苟安方法。他

可以和強盜成了默契別的事更沒有不可以做的了。

四

兵的生活第二個特徵就是突然的過度勞動。這些沒有準則的過度勞動。令他成一種自暴自棄的心理。這個也是老兵的一種特色。本來用兵的人。不一定反對使兵卒過度勞動。有些時候。還要他的過度勞動纔好用。因為一個人的精神。經過過度勞動以後。變了偏枯不健全的。對於應該咒詛的兵的制度。自身并不咒詛。却對於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咒詛起來。不特妨礙他的。要受咒詛。就是幫助他的。也不受被他咒詛。我記得前年某軍某支隊。前年到一個鄉村。這個鄉村。本來受敵兵的騷擾。見了某軍來。格外歡迎。這一隊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雖然沒有打仗。已是很辛苦的了。得了鄉村人的歡迎。吃了鄉村人燒出來的稀飯。也算可以了。他們白吃了稀飯之後。不特不感鄉謝人。並且把所有盛稀飯的木桶盥箸。一起都打壞了。問所以然。他們自己沒有一個講得出的。其實這種是極普通的遷怒。他們受了極度的磨折。無論向那一面。都要出一出氣。帶兵的有時就利用這種遷怒的心理。叫他去和敵人打仗。我當前年的秋間。曾經見過有一隊南軍移防的兵。從甲縣走過乙縣。有幾個落伍的兵。倒在路旁。拿他

們的身長。來測度他的年紀。大概不過十七八歲。想他出來當兵。也還不久。我們想着慰問他一下子。不過一走近了。就看見他們滿臉的怒氣。很怪人家要可憐他的樣子。不多幾時。又碰到一羣北兵開差。每個兵扛一個鋪蓋。到出城門。一個兵朴的一聲。把鋪蓋丟在地下。自己哭着也睡倒了。再不走。後頭來一個頭目拿根籐鞭。拚命的打。地下的營兵。死也不肯起來。論理這些軍隊。不是很容易打敗仗麼。其實不然。這兩次所見的兵。都是很能打仗的。而且是經過這些勞苦之後。仍舊能打仗。他的長官。行李有護兵拿。自己騎着馬。或者坐着轎。高興着一百幾十里一天的跑。何嘗有一些愛惜士卒的心事。但是這些兵丁。經過勞苦之後。總要出氣。碰着敵人。就和敵人拚命。沒有碰着敵人。也要向地方騷擾一下。破壞一點家屋器具。如果是有美術。有好建築。他一定也要破壞淨盡的。那帶兵官就利用他這種性質。去戰勝敵人。

這些兵卒。不特遷怒。並且反常。有許多很難得到的地方。到得到以後。他不肯去守了。仍要讓人搶回去。他寧願再去搶一回。平日最相好的。到那個時候。可以相罵相殺。不要什麼理由。所以帶兵的本領。不光是平日待得他們好。也不在訓練得多。（這些都是很要緊的事情。但不是決定的。）却在乎看得出

一般兵丁的心理。現在變到什麼地步。把他平日苟安的心理。變做自暴自棄的心理。趁着恰好的時候利用他。引導他。向適合於本軍目的的一路走。（如攻擊敵人）不叫他把力量太過消費了到別的地方去。（如破壞家屋和私鬥）這看得出轉移得來。引導得來。三層都是一種天才。和學力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在轉移兵丁心理的時候。他們却有一脈相傳的手段。

本來戰術上。強行軍於戰鬥直前。是一件可忌的事情。但是中國的軍隊。往往在強行軍之後。可以打勝仗。而失敗的往往在那些守禦久了一線。這一個事實。可以證明上面那一個原則。因為要求兵士的過度勞動。和要求他過度精神緊張不同。這些兵雖然駐紮在一個地方。沒有抽動。他的守禦。還是要他精神緊張。在這些兵士。大概都是抱着那桿槍睡覺。睡夢中有一個人說兩句夢話。就跳起來說『來了來了。』跟着伏倒地上。槍指着外面。像機械一樣。等一會子。沒有什麼聲息。纔又去睡。如果真有一個失手打了一槍出去。其餘的就不問青紅皂白。一陣亂打。有一回。南北兩軍接近。在一千密達以內。兩邊都築起壘來。一天晚上。村裏人走失了一條牛。在那裏追。那牛便跑在兩軍當中去。這聲音一來。兩邊的兵都開了槍。開槍不算數。還要開機關槍。機關槍不算數。還要開砲。打了許久纔停了。大概兩邊都要去了。

幾萬子彈。到第二天。纔曉得兩邊所認做夜襲的敵人。通通只有一條牛。尤其可笑的。就是連一條牛也並不聽得打死。然而這並不希奇。因為防守的兵。本來不是看清了目標纔放槍。只是一陣亂打。他亂打的意思。就是借着槍聲。來壯自己的膽。這是精神緊張時間太久的結果。對於這些軍隊。無論那一方。只有突然用新加入戰線的兵隊。來取攻勢。沒有不得勝利的。因為他是真沒有拚命的意志了。反轉來這些新調到的軍隊。你只管叫他帶着全副武裝。一天走一百多里。接連走上兩三天。纔來攻擊。這些兵還是可以打勝仗。

然而這些兵隊的過度勞動。一定是突發的。纔有這個效果。如果是一向如此。那兵的戰鬥力。一定減退。所以有些兵。是日夜在那裏操練的。論理應該是一定勝過不操練的了。然而事實相反。所以從前的防營制底下養成的軍官。一定在那裏拚命反對現在的陸軍教練。他的惟一理由。便是他曾經用過很少的防營制兵隊。對抗優勢的陸軍制軍隊。並且打勝仗。但是他忘却一件事。他所對抗的陸軍制軍隊。雖然時時有操練。却是營房沒有。被服不完。給養不足。每天所能設負擔的工作。自然有限。在這些兵隊上頭。再加以操練。那平常已經是過度勞動了。一到用起他來。自然沒有操練的效果。所以那些反對操練

軍隊的人就拿來藉口。說操練不中用。其實何嘗是操練不中用呢。

帶兵的利用兵士的過勞。來令他遷怒。這本是一種手段。然而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個祕訣。就多勸賭。凡有兵丁。都是願意賭錢的。打下一個市鎮。第一天搶錢。第二天刮色。第三天就賭。這是中國軍隊的印板工夫。到了第四天以外。就看出帶兵的本領來了。不會帶兵的。賭過以後。兵丁一定是打架。如果有一個地方兩枝以上的軍隊。打得更利害。但是要有會帶兵的。他只把所部一帶到別的地方。或者就在原駐紮地。一面清查禁止騷擾。一面禁止兵丁外出。就行了。他這禁令。名目上叫做爲地方安寧秩序。實際騷擾早已騷擾過了。他現在下這些命令。不過是爲自己的軍隊設想。他曉得兵丁大賭以後。一定有許多賭輸了發急的。這種人便是他下次打仗的材料。他找來拿點言語激勵他。碰到要打繁盛的市鎮。他們自然希望着搶。碰到沒有可搶的要緊地方。可以用『標花紅』的方法。來引起他的興味。最勇敢最出力的便是賭輸了的兵。然而如果在賭輸以後。打仗以前。自己去拚一兩回命。這氣又洩下來了。所以要在恰好的時候約束他。不是爲地方。如果在紮久了沒有打仗的時候。他就只有督率開賭。縱令兵士去賭。并且禁止搶賭的方法。這一來。不特可以得錢。並且可以得許多賭輸了肯拚命的兵士。到打仗的

時候。還是奮不顧身。這個相傳是曾國藩的祕訣。是真是假。雖然沒有考據。但是我明看見防營出身的人。沒有不信這個學說的。

除了開賭以外。招致土娼。開設茶館。用種種方法。來敲剝兵士的錢。等他們發窮急的時候。再叫他們打仗。用這個方法的將官也不少。然而同是用這個方法。有成功的。有失敗的。如果用得不恰當。那自暴自棄的兵。他可以兵變。可以各營私鬥不止。可以私賣子彈來供嫖賭。甚至連帶兵官賣了去。這是不能設在恰當的時候。利用他。轉移的緣故。看得出。轉移得動。完全是天才。

從這一面講來。爲什麼不愛惜士卒的。有時會打勝仗。不肯操練的。有時也能設打勝常操練的。也可以明白了。軍隊裏頭。恩怨雖然還不完全沒却。但是有時忘大德而思小怨。也會有時忘大怨而思小德。這就是自暴自棄的一種表現。

五

我們再進一步看。更可以曉得兵的生活。是束縛的。是沒有決定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權利的。是做了事。不要負責任的。現在講來講去。什麼叫做軍紀風紀。都是假的。只有要養成像機械一般的軍隊。令行禁

止。供一個人的用。是真的。所以就用種種方法。來束縛他們的自由思想。凡有由命令來的事情。都算做好。凡有不由命令。各人獨專行的。都算做不好。這個論作戰上。本來是不得已的。因為如果各人自由判斷。應該怎麼樣做。各出主意。一定弄到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所以指揮統一。絕對服從。在軍隊裏頭。已經成到不可動搖的原則。但是這個原則。本來是限於作戰的時候。而那些適用這個原則的人。一定要適用到不關於指揮作戰的事情上頭。本來沒有作戰以前。那一個是敵人。是應該決定的。決定那一個是敵人。不能純由一個最高級長官命令下來。（那些長官或者就是兵丁所要攻擊的也不定）然而長官就一定要不許兵丁議論到戰爭的目的。從初次教育起。就要消滅他自己批評事物的本能。寧願犧牲了其他的事。一定要求他絕對服從一切命令。但是這件事情如何可以做得呢。把全國的事情。弄到一個手裏去。他的決定。一定有不切於事情。實際無可遵守的。於是生出一個形式上的服從。消極的服從來。本來作戰上服從的効用在『令行』這一方面多。在『禁止』這一方面少。然而到現在這些軍隊。就是禁可以止。而令不必行。而且所謂止。所謂行。都只在表面。實際也不做到。所以軍隊裏頭的詐偽。非常之多。到近年的中國軍隊。就更不行了。下一個命令先要商量過。人家到底服從不服從。看着可

以得服從的。纔下命令。不過有一層是要緊的。就是認那一個做敵人一層。要他完全信託主將。服從主將。其餘都可以敷衍了事。所以作戰上所要求的絕對服從。現在都沒有了。你要他進攻。他偏自由退却。你要他向左。他偏向右。然而作戰外所要求絕對服從。就是服從最高長官指定敵人的命令一層。還在那裏拚命維持。因為要達這個目的。就斷絕了兵士智識的根源。甚至於報也不許看。書也不許讀。所以兵丁做了南軍。就打北軍。做了北軍。就打南軍。他手裏開的大砲機關鎗。一天不曉得殺了多少人。他決不想這是我殺的。只說是受命令。某地的軍隊。捕了學生去。學生對他說愛國的道理。他說『我何嘗不曉得。只是這件軍服束縛着我罷了。』某地的軍隊。受了向學生衝鋒的命令。就閉着眼睛衝過去。問他爲何要說曉得。要閉眼睛。自然是還有是非之心所致。然則何以閉了眼睛就可以衝鋒。穿了制服。就不能不捉人。這因爲已經養成了做事情不要負責任的習慣。什麼人是敵人。不是他有權判斷的。成了習慣。就不管什麼人。只要有命令來。說是敵人。就當他做敵人了。既然算是敵人。打了也不負責任。照理想。軍隊是要服從作戰上的指揮。除此以外。就是一般關於軍紀風紀的規律。然而事實上。這些都可以犧牲了。換得一個服從指示敵人的命令。從此在當兵的人。只有拿是非的判斷和行動的指導。分

做不相關的兩件事。兵所做的事情。在兵自身。未嘗不可以曉得爲是非。但覺這些事情。於應該怎樣做這一層。不發生影響。在要求士兵服從的本意。是說士兵見利害。不如高級指揮官的明瞭。所以要他服從。然而現在打仗。實在是一羣兵自己隨意行動。只有判斷是非一層。本來不是那個原時所要求的。現在却完全委託了人。因此兵士的心理。實在是很放縱的。並不是守規則的。碰到長官來。立正舉鎗。還你一個體面。此外實在不可以再問。他以爲那一件是那一件非。不過是憑空講講。並不作爲自己行動標準。上級官所要求的。都是毆打某人就打某人。這些規則。並不要緊。既然蔑視了規則。又不拿是非做標準。所以他的命令外舉動。完全是獸性的衝動的。和命令下的衝動。是盲從的。剛剛相反。但是他天天所做的。事。大概都是命令外的事。所以也是放縱的。比方軍隊駐紮在一個地方。一定要找土娼去嫖。找賭場去賭。碰到人家的牛羊鷄鴨。就用鎗打死來吃。有樹木就砍來燒火。就是用不着的。也要拿一兩件去頑頑。轉眼間又丟了。這種實例。寫也寫不盡。只看那兵隊駐紮過的房屋。就可以說明一二了。廣東潮州和福建漳泉。都是房屋很講究的。用石頭做門樓。用細木做門窗。都是很細緻的雕刻。這些好房子。到打仗的時候。都給兵丁做營房了。南軍的。北軍的。從前住過的。現在有兵住的。我看過的不少。都是被壞到

不堪。他的破壞的順序。大略也有一定。最先去的就是門戶。因為他們無日無夜。是不關門的。第二就到窗櫺了。第三的就到樓板間壁柱子。末後就是統全間拆了。牌坊和門楣的雕刻。儘有很玲瓏的。燒不去。推不倒。就用鎚用棍打下來。頑一兩天丟了。所以見着的。都是斷井頽垣。而且雕刻的沒有一件完全的。甚至於有一個時候。某長官要蓋一座亭子。限着日期。叫工程師去辦。把柱子通量着長短做好。堆在一起。預備明天早上逗合起來。可以應期。那曉得早起一看。十多根柱子。却不見了。這工程師到聰明。立刻曉得是某長官的親兵做的頑意。到那營裏一看。柱子果然有了。然而已經都截開做一尺長短的小木節了。工程師只可認晦氣。長官也只得展限期。民國元年的時候。龍濟光在廣東住了三個月。工業學堂（從前的巡撫衙門）到搬出來以後。那個地方。只剩了司令房間。和軍械室。有點影子。此外惟存磚石。並無瓦木。諸如此類。都是兵丁的放縱行爲。就也是要求他絕對服從的結果。不許他有辨別是非的權利的反射。他們興到就做。做完拉倒。斷不會從是非上頭。批評一回自己的行動。

六

此外兵丁的生活。我們還可以看出他一個特徵。就是倚賴的。所以他的雷同性很豐富。外面的人。看見

兵做事。都以為兵是很大膽的。其實他若果剩了一兩個人。沒有聯絡。他是很小膽的。兵丁往往在一個時候。會自己鬧出很大的事情來。然而事情鬧起來以後。他們却完全沒有主意。就是平素倚賴的生活。弄出來的結果。比方現在發火食。每連每日不過二三十元。各連領火食的。總是五天以下。他一連的兵士。除了問連長以外。沒有地方找飯食。平素已經如此。所以一離了他的長官。他們要自己出主意做事。情簡直不行。第一他的火食就沒有來源。如果向地方一搶。就散了。散了之後。一定是逐個給人家拿住。所以老兵曉得自己的弱點。決不肯離去大隊的。比方一營打敗仗。潰散下來。這些兵丁。如果不死不降。一定是在前日宿營地附近。徬徨來往找同伴。如果看見有幾個人聚在一起。就立刻走攏去。轉眼間就幾十人了。成了大隊之後。他纔可以有倚靠。食飯。實在兵丁集合起來的時候。有鎗自然氣很壯。如果是一兩個人。他的鎗還是一個禍根。不特見着敵人不得了。就是鄉間人碰着。也要搶他的。當是麝香象齒一樣。他從當兵以來。用鎗殺人的事。只管幹過許多。都是跟着大隊做的。如果剩了一兩個人。就一毫的勇氣都沒有。所以兵丁要靠同伴纔有他。而一連的結合。尤為緊要。比方這一連變了。如果沒有另外的統軍機關。任命他連長司務長。替他們經理。他們立刻要烏亂起來。當民國元二年的時候。各省往往有

反叛的兵。一面在那裏和都督的兵打仗。一面軍需還到都督府領火食的。因爲兵丁雖然叛變。他並沒有豫備。一把他的火食用盡。就要迫連長軍需。連長自然沒有方法。軍需他只曉得都督府可以領錢。就跑去領了。他這沒有主意的行動。無論兵數怎樣多。沒有不失敗的。可是他這種依賴生活。是做慣了。他們獨主動作實在做不到。

因爲他們要靠多數人纔有膽。而各國人還是互相依靠。不會有特出的主意。所以只要有少數人。是豫先計算好。或者臨時偶然做出一物事來。其餘的人。不問理由。都會跟着來的一連之中。有了幾個人或者真是天性勇敢。或者因爲無聊拚命。這一連的人都會跟着前進。偶然有一兩個人精神頹喪。就會牽率到一連人。前年南北戰爭的中間。有一回南北兩軍苦戰了一回。各自退却了。一個副官帶幾十個人碰上來。占了一個要隘的例。也有一個火夫。碰着六十幾個敵人。徒手把六十多桿鎗都繳了的例。幾十個人。可以轉敗爲勝。又可以把鎗繳給一個徒手的火夫。這都是跟着幾十個人裏頭的一兩個人做去的緣故。不是這些兵的素質。真是勇怯相差如此之遠。

從來說的強將手下無弱兵。差不多近代的兵隊。沒有可以算做弱兵的。毛病單單在沒有強將。因爲社

會上經濟的逼迫。已經到了極點。他們沒有進營盤以前。已經有一種自暴自棄的心事。到了軍隊以後。他只可以向着苟且。遷怒。放縱。這條路走。這些很不好的字樣裏頭。含着許多現在擁兵的人所要求的要件。並且曉得終歸被殺。不如趁早多殺兩三個人。這便是兵丁勇敢的理由。營盤裏頭的人生觀在這幾年間的確變了許多。所以這些雷同的兵。可以拚命前進。也可以拚命退却。（這四個字是北軍將領通電裏頭有的）拿着肯拚命的兵。還說他弱兵。就太對不起兵士了。

七

兵的生活。還有一層是非向上的。從來打仗贏了。官長是有升遷。兵總是仍舊的。只有幾文賞錢。又被長官在那裏勸賭勸嫖。一下子弄個乾淨。排長有功。不過幾仗。就可以升到連營長去了。和這排長一起打仗的兵。還是當兵。沒有出息。所以兵丁想靠資勞來升進。總不可能。就是杜工部所講『我始爲奴僕。安能樹功勳』的確是新兵一種心理。

然而現在的軍官。出身行伍的很多。這是那裏來的呢。我們可以把他們來分做兩類。一類是由長官特意提拔的。這些提拔。完全是營長統領的植黨營私一種手段。決其不論功勳。只要巴結得上。先成功了。

護兵。護目。馬弁。就可以送入所謂隨營學堂。講武堂。軍官講習所。學兵營。速成學堂。等等。混幾個月。不要學到什麼本領。只要一張文憑。以後就可以巴結從事。要能殼放個小差遣。跟着打仗。就有排長可以補。從此便有升遷了。再有一類。便是兵丁自己攪變亂的。從第一次革命以來。這個『殺得連長做連長。殺得營長做營長』的兩句話。竟成了運動軍隊的不成文憲法。所以這些兵隊。時時都想得這種天外飛來的富貴。湖北起義後。由日兵出身超升做師旅團長的。也不少。營長以下不用說。這也完全和他的功勳沒有關係。雖然沒有功績的人。總到不了將校的地位。然而許多有功勳的。也沒有得升進。升官的幾個人。還有靠着結連黨羽。自立名號。夤緣得了地位。不是光靠功勳。這兩類雖然不同。却有個同一的結果。就是兵丁都帶着一點僥倖的心理。因此更生相信命運的心理。他努力的程度。和所受的報酬。不相比例。努力很少。富貴也可以到手。努力很多的。仍舊不免是奴僕。人家的努力。或者自己沾巧了得利益的努力。或者完全被別人冒了去得利益。只可說他是運氣。既然相信命運。就一定把明明沒有希望的事情。都姑且去試試。所以又成功了僥倖的習慣。從來防營裏頭的人。沒有不相信風水相命的。並不是這班人特別蠢。實在是他們於這些升沈榮瘁裏頭。着實有一番經驗。曉得兵丁有沒有出頭這一層。

斷沒有公道可講。然後歸到相命堪輿裏頭。於是帶兵的對着兵丁自稱福將。大言不慚。想着兵丁信他。不會打敗仗。然而有些野心的兵丁。也儼然以將來的福將自命了。我看見的『福將』真不少。但是他部下存着『大丈夫不當如是耶』的心事的人。更要多幾十倍。

這個僥倖的心事。令他們生出多少勾結串通迎某拒某的事情來。即使身死事敗。斷不後悔。大抵一營一團起變的兵。都是打仗的時候。頂勇敢最得力的兵丁。他行險僥倖。本來沒有什麼目的主義。只是沒有向上的路子。祇有趨向這一途。凡有僥倖信命運的。一定還是看風頭。風頭稍為不好。便都收起來。風頭要是好一點。又爭着去做了。二次革命以前兩個月。替袁世凱打製造局的人。轉眼就幫革命軍打袁世凱。過得一兩個月。又站在袁世凱一邊了。這些人也可以算看風頭。也可以算做信運氣。所以打得仗的兵。不必是靠得住的兵。信運氣的兵。不是安命的兵。安命的兵。決不能打仗。信運命的兵。可以打仗而不可靠。

八

此外我還可以舉出特種的兵的特殊心理來研究。一種是征服者的客軍。一種是自戰其地的民軍。論

征服的客軍。雖然是特殊的兵種。其實在中國現在的軍隊講來。還是主力。還占多數。中國現在征服人的省分養兵少。被征服的省分養兵多。所養的兵都是由征服人的省分派出來的兵。大略來講。中國被征服的省分都是工商業發達。可以搶掠的財比較多。征服人的省分大概都是農業地。工商業幼稚。享樂種類少。所以這些兵一入了被征服的地區。就像日耳曼人進了羅馬。個個都打滿載而歸的算盤。所以這種軍隊。是另有一種心理。出於上頭所講以外的。

他們當初打進鄰省的時候。都是一種羨慕。一種妒忌。民國二年。北軍第某師由京漢鐵路輸送到南邊。他的師長誓師。就明明說。『我們住的都是自己親手造的草房子。南邊軍隊都是高大的洋房。』他這兩句話。已經表明了一般做征服者的癡望。用不着說。『你們大家去搶了來住啊。』兵丁自己會去搶了。到了征服地。師長升了督軍。旅長便兼鎮守使。不到一年。就團變為旅。旅變為師了。師旅以外。陸軍游擊隊。新編混成旅。地方守備隊。鹽警。水警。差不多和細胞增殖一般。一變二。二變四。快到了不得。這些新軍隊。自然由征服者的故鄉招來。進營盤的時候。他早已打定發財的主意。平常的兵。不做幾年兵回去的算盤。這些兵却是完全當華僑出洋一樣。離鄉的時候。便有衣錦還鄉的希望。帶着一

起來了。從前防營裏頭。一定拜一個神。這個神就叫做「營膽」。全營都要敬奉他。就和俄羅斯和瑞典等處的兵。每一團人都養着一個動物。如熊如猴等類。公共去保護養育他一樣。廣東當沒有被雲南廣西人征服的時候。各營的營膽。大概都是關帝。因為兵士的倚賴的生活。常常使他們羨慕有友誼的人。等到雲南廣西兵來了。就把舊的營膽一丟。新換一個營膽。却是財神。這些征服的軍隊。心目中有什麼東西。不用問他。只問問他的營膽。就曉得了。別的營盤。或者不是這樣拜法。然而我相信征服者的軍隊。心中。個個都有一尊財神。做他無形的營膽。

這些軍隊。別的地方和以前所講一樣。只有一層。就是錢漸漸多了。打仗的力量漸漸少了。當初拿少數人來征服一個地方。似乎很不能持久。所以多招一點豐沛子弟來。還怕他不甘心。又用種種的利益來引誘他。兵多了。口袋裏錢滿了。能殼打仗的兵。都變不能打仗的了。代謝的時候到了。新征服者要來了。所以要兵能殼打仗。千萬不要叫他拜財神。

征服者都是客軍。客軍到一個地方。少不得要一點土軍做嚮導。然而到征服的事情辦完以後。這些土軍。也在必去之列。所以被征服地的各地方。一定很多被解散的兵。和土匪化合起來。成了一種比較受

人歡迎的寇賊。不穿號衣就打劫的軍隊。所在都有的。這些「兵匪合作」的團體。都乘了征服者交代的機會。各豎一幟。成爲近日的民軍。（第一革命時候的民軍不算）民軍的境遇。說起來真是可憐他自己的力量。不能驅逐征服者。然而如果有一種勢力發生出來的時候。這些民軍蠢起來攻擊舊征服者。也不爲沒有力量。在那新征服者。正好利用這些民軍。來得成功。所以帶路的是民軍。打先鋒的是民軍。牽制舊征服者的也是民軍。等到事定之後。民軍於始收束。終於解散繳槍。沒有得好結果的。只有近來這一年多。真可以叫做天造地設的民軍得意時代。凡有被征服省分。或多或少。總有幾枝人。這幾枝民軍。本來如果打仗。是一定被敵人消滅的。然而如果肯和成功了。也一定被他的友軍消滅的。惟有這兩年不和不戰的時候。招起有槍無槍的幾千兵。占了各軍不出全力來爭的地方。種些萬人共好的鴉片烟。欺負一下子鄉裏不能抵抗的老百姓。一縣一個總司令。都不足爲奇。可以算得如天之福了。這些軍隊。本來是由兵丁來做主。什麼總司令總指揮。替他鞠躬盡瘁。志決身殲。妄想以爲是自己的力量。不曉害了多少好人。枉送了性命。而且這些民軍頭目。向來不肯跟一個人。一面受了甲的委任。一面還要向乙要錢。得到乙的錢。就反對甲。乙的錢用盡了。又和丙商量倒乙。事情一發生出來。甲也說我的部下

乙來勾引。乙也說我的部下甲要搶去。就算甲乙是頂好的朋友。一到爭民軍做部下。就要拚命。所以民軍在這幾年裏頭。真是一種『不祥人』。如果征服者的軍隊營。要用財神。這些民軍的營。一定要用夏姬和馮道。

爲什麼民軍要弄到這個地步呢。我們可以看見的。還是他的生活上特徵。別的軍隊只有向國家張口要錢。自己不負責任。到了民軍就是無門可訴的孤臣孽子。凡有招民軍的人。在成軍以前。一定帶幾個錢來。（或是領來的或是騙來的）到成軍以後。就萬不能再找外面的錢接濟。所以只能在本地的想法子。他民軍的素質本來不好。槍械也一定不如人。却是那些頭目。決不肯受小的名義。於是一定多招徒弟的兵。好稱支隊長營長。以如此的散卒壞槍。只占那些收入不豐的地。又如何能設養這許多的兵。此時做民軍總司令的人。一定窮於應付。若果一時能設免得部下的催逼餉項。就算萬幸。也不敢說這一件行。那一件不行了。所以民軍裏頭除了種姻開賭的例行公事以外。新鮮的辦法。很有在人意想不到的。譬如某省的民軍。有一個辦法。叫做派飯。平常駐紮軍隊。每日要他供給若干。如果總司令來了。總指揮來了。就另下一個條子。某幾家要供給一桶飯。某幾家要供給一碗菜。如此如此的命令下去。一時間

東西就來了。派飯之外。還要派鋪蓋。忽然間一道命令要各家供給被窩若干床。各家就要自己的不蓋獻出去。此外派的名目還多。有一個地方民軍來住得多了。弄到整村的人。只有床板。沒有鋪蓋。只有鍋竈。沒有碗箸。在沒有經過戰爭兵燹的人。無論如何設想都設想不到的。這有限的民脂民膏。搜括總也有個窮盡之日。所以那些頭目。自然舍故就新。甚者還要東食西宿。這通是局勢逼成的。不是獨有這一班人。格外沒有信誼。沒有宗旨。他如果不是這樣。早已跟總司令一齊餓死了。

這些軍隊恰和上面所講征服者的客軍相反。兩種兵都是很容易打敗仗的那一種。因為有錢。不肯打仗。這一種却是沒有錢。也沒有興味打仗。客軍失敗。是豫備走。豫備退。却不輕易散。土著民軍失敗的時候。不消一刻。都散盡了。然而稍為有機會。他又來集合。不輕易投降。而民軍的殘忍橫暴。都是他的制度上自然生出來。如果不要他自己籌錢。恐怕民軍的紀律。還要比其他的軍隊更好。但是如果有不用籌錢可以養活軍隊的機會。他也不去招民軍了。既然要兵自己去找火食。那自然兵丁開除總司令。和別的軍隊總司令開除兵一樣。兵丁槍斃總司令。也和別軍總司令槍斃兵丁一樣。反覆是民軍的特性。就是他的生活的結果。侈汰是征服的客軍的特性。也還是他生活的結果。

從前滿清時代。各省有駐防的旗人。有各地的土匪。旗人到了末年。都是不能打仗的。何以不能打仗。因為他是征服者。有特別的地位。土匪如果是自己打劫。是很能打仗的。然而兩鄉械鬥。請土匪來幫打的時候。一定都是不能打仗的。何以不能打仗。因為他們已經豫備到第二村第三村幫打。不肯花去子幫。只可騙取子彈。現在的客軍。當然可以比美旗人。民軍更不用說。從土匪來。但是成了民軍的土匪。是彈械鬥的土匪。不是自己去搶的土匪。

民軍的總司令。很少是和軍隊沒有關係的。大概總是舊長官。這些舊長官。對於所謂舊部。還想用從前正式軍隊的架子派頭。就沒有不失敗的。但是就不用這些派頭。也總不會成功。因為這種民軍。不會聽命令。你叫他去甲地方。他立刻問你火食。問你子彈。沒有不用說。使令不來。有了出發了。你以為甲地方是有兵了。不曉得他已經去了乙地方了。如果在乙地方。碰到敵人。一開火就打贏。便沒有事情。要不然他領來的子彈。放出過半。就趕快退却。非退到總司令部不止。你總司令怎麼樣好戰略。都不中用。派出去的。無論是一怎樣長於戰術的參謀。也不中用。所以做民軍的總司令。不是能殼叫民軍聽我的主張去打仗。只是把自己借給那些民軍。做擄人勒贖種煙開賭姦淫搶劫的招牌。還要說這是我的一個勢。

加。

九

上頭歷舉各種兵的生活。和他的心理。目的只在說明現在的士兵所以如此。並不是講兵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不好是由生活來的。這種生活一大半由制度來。一小半還是由帶兵的庸人自擾來。（裏頭也許有善意惡意的區別）所以如果叫我從二十歲起進營盤當兵。我敢相信。現在的就和前頭所批評的兵一樣。我如果現在還帶兵。我所帶的兵也決不會和前頭所講的兩樣。我們要把兵來改造。要從研究如何可以改變他生活做起。不然無變今之道。由今之俗。這些兵縱使可以打勝仗。一定毀壞了你『用打仗來求達到』那一個改造的目的。

十

以上所說的。不過令希望拿着兵來改革的人。灰心短氣。並沒有指示出怎麼樣能設法改變兵的心理。使兵的改造可以完成。因之可以達其他的目的。從來只講病源不能開方治病的醫生。是不會得人信服的。就是不能治已病。也要能治未病。纔有信服的價值。現在這些已經成了習氣的兵卒。有了個性的營

頭。縱使能殼聽我擺佈。我也沒有方法改正他的僻性。變爲良好的軍隊。然而如果從新另外編成一種。與現在生活完全不同的軍隊。那并不是沒有方法的。這個兵的改造。就可以從這裏講起。

中國古代都盛稱寓兵於農。北魏到唐的府兵。這是這個辦法。到唐中葉以後。纔完全用募兵。宋朝就有所謂禁軍廂軍。以後完全是以兵爲職業的人出來當兵了。明朝雖然還用過各衛所圈地屯田的辦法。實在打仗還是要用專練的兵。清朝的兵也是這個樣子。這些兵隨便招來。一來就要他打仗。從那裏得許多豫備軍。取之不盡用之無竭呢。打完仗以後。兵又如何能殼遣散呢。就是一個土匪。在那中間。做調盈劑虛的工夫了。招兵的時候。可以從土匪招一點來。散兵之後。兵還去做土匪。所以古人寓兵於農。近人寓兵於匪。爲什麼從前人總講好人不當兵。實在只是好人不當匪便了。

這種兵要他能殼打仗。自然要講操練。然而一方面也要他們有奸淫擄掠的興味。也要用束縛的。非向上的。突然過度勞動的。不安的。倚賴的生活來養成肯拚命的心理。千篇一律的。不止近代的兵爲然。可是這種手段。如果在一般政治修明的時代。有許多時候用不來的。就是講操練。在太平日子。也一定是成爲具文的。所以每到這種時候。碰着內亂外患。就檢直等於木偶。試看宋初削平各國。真宗在檀淵之

役。對付契丹都是用他本來的禁廂軍。等到和西夏打仗的時候。就不能不靠弓箭手了。等到和女真打仗的時候。就不能不靠河北義民了。明朝起首。何嘗不用綠營。洪武永樂年間。屢次北伐。何嘗沒有武功。然而等到倭寇一來。戚繼光一輩也不能不用義烏民兵了。清朝當川楚教匪的時候。已經要用鄉團。等到太平天國那一回。就完全靠鄉勇來做主力。因為以兵為業的兵。碰了無所用武的時代。完全失了他的效用。一到有事。自然讓那另有職業臨時當兵的鄉勇來替代他。從此舊兵倒霉。新兵得勢。再過幾時。這些鄉勇變為常備兵。天下太平。自然又跟從前這一條軌道走去。這個看湘軍的前例也可以看得出。這些寓於匪的兵。要叫他回復到寓於農的兵。是做不到的。中國歷史上的府兵。幾乎和井田封建一樣。成了讀書人紙上談兵的偶像。他何嘗曉得這個土地私有權存在的社會。不會有不照樣覆滅的府兵。經濟上的原因已經弄到府兵成了過去的遺蹟。只可和日本在莊園。歐洲的孟諾Manor制度並論。現在的兵。是集中的。是常備的。要「農隙講武」「立秋都肄」的辦法。是行不去的。要各鄉各途各衛各所臨時徵發。更應不得急。所以就有有田的府兵。也不中用。

前十年一時舉國皆兵的話。非常流行。現在因為德國的敗仗。人道主義反對軍國主義的假勝利。這個

聲音就低下去了。然而兵是不可廢的。至少在世界沒有都變做社會主義國家以前。兵是不能不保存的。招募的兵。就怕他來從匪中來。去向匪中去。所以強制徵兵法。還像是一個辦法。但是徵兵制的精神。就是把不願意當兵的人。強迫他盡一種義務。而這幾年的一般心理。的確是不贊成這種強迫。所以強迫的結果所得的兵卒。一定不能打仗。在清朝初練新軍的時候。何嘗不用徵兵的名義。當時雖然還是招募。却是很不願意從匪中招出兵來。所以就派出許多徵兵委員去勸募。那些委員到了鄉間。總是拿說話來騙他誘拐他出來。說得當兵怎麼樣好。怎麼樣榮耀。等到騙拐進營以後。就不負責任了。然而來的人還是不一定好人。總夾許多土匪在裏頭。等到進了營盤以後。大概當兵的滋味多曉得了。除非想在裏頭運動革命。有點知識的都逃出來。所以存下的還是和以前的兵性質一樣。和所期望的徵兵成績。相去太遠了。實在勸誘而來的。還是如此。那強迫得來的。更可想而知。比方徵兵徵了那些有錢的。不勞動慣的。當然會設會設法規避。（日本這種軍國教育底下。還有許多避徵兵的青年。十幾年日俄戰爭恰完的時候。我親見的。）那用錢規避和臨時逃走的風氣一開。你有什麼方法防止他。不能避去這兩個毛病。就沒有改造中國軍隊的効果。因為如此強迫徵來的。一定是和招募招得到的一樣。雖然不

是從匪中來。到底不免向匪中去。舉國皆兵。就是一句空話。現在我們着手。是要弄出一種能有主義的。有希望的。非倚賴的。不突然過勞的。精神上平等的。生活來改變兵的心理。完成兵的改造。再拿兵來解決各種問題。我以為只有把寓兵於匪的制度。改做寓兵於工。就是創造一種勞動軍。這個勞動軍。就是俄國最新的勞動軍一樣。拿戰時殺人的軍隊。變做平時生產的大力量。一到有事時。還是完完全全的一枝大軍。一面做防衛主義的武力。一面又是共同經濟建設的先鋒。生活的保障。因為他們同時是勞動者。所以很容易授與他一種主義。他由主義上覺得非去拚命打破敵人不可。因為他們是工人。所以退伍以後還有工做。到了不能做工的時候。還有養老制度。引起他的希望。不是那種朝不及夕的不要。他們是工人。生活就沒有依賴的性質。平常習於勞動。而依法律可以保護他們。令他們決不至於過度勞動。就沒有突然過度勞動的毛病。然後再拿平等的精神來組織軍隊。這將校並不尊。兵丁並不卑。自然不會有非向上的毛病了。

十一

主義就是人生所以能毅成爲有意義的原因。如果是完全沒有主義。那自然對於危險。只有畏怖。沒有

抵禦。對於現狀。只有戀着。沒有努力把持。便有前頭所講出。不安而苟安。的結果。不特是不能當兵。並且不能做其他的改革的幫手。因為現在所有改革。都要求不肯苟安的人。來擔責任。沒有主義的兵。和有主義的兵。戰鬥的力量。相差得太遠了。從前俄國和德國打仗的時候。所有的兵。都不禁打的。一下子就敗下來。直到革命以後。克倫斯基政府對德取攻勢時。還是如此。一到多數派執政。就完全變過了。這三年間。差不多赤衛軍是戰無不勝。所有反對多數派的軍隊。得了外國的援助。四面來攻擊他。到底沒有一個能抵擋住赤衛軍的。都是一樣的俄國人。何以前頭就望風奔潰。後頭却所向無敵呢。不是有主義和沒有主義的分別麼。就拿中國人來講。在中國的軍隊是腐敗極了。當兵的似乎都要不得。但是現在赤衛軍裏頭。却有整萬的中國人當兵。這回波蘭打基夫的時候。有一團中國兵。在那裏死守。打到一個不剩。這些軍隊在中國向那裏找去。不特在中國。恐怕世界上像這種壯烈的軍隊。總是不行的。如果說。好人不當兵。所以中國的兵不得好。那何以招去俄國做兵的。總是好人。如果說。將官不行。那現在當華兵指揮的。不是俄國從前的敗將。就是由華工升進的。斷不會比別的軍隊格外好。所以這個「遷地更良」的結果。就是由注入主義於各人頭腦之中來的。我們試看三月廿九攻廣東督

署的選鋒。到現在還有做民賊的鷹犬的。他雖有空名。實在完全沒有打仗的力量。人還是那一個人。可是去了主義。去求富貴。自然那些勇氣。索然而盡。所以不堪一戰的兵。得了一個主義。就立刻可用。不避水火的人。失了一個主義。就萎靡無用。

求兵隊能打仗。最好令他成爲有主義的兵。也有許多人已經曉得了。然而主義不是可以拿一回演說一張文告。硬嵌進兵卒腦筋裏頭去的。一定要從他們的生活上頭。逼到他自己覺悟。借着說話借着文章。來提醒他。那纔可以成爲有主義的人。平常男丁因爲兵隊的生活是不安的。所以總是遇事苟且。現在告訴他們說。我們這個軍隊。是奉什麼主義的。那兵卒還是當做過耳秋風。因爲你講的主義救不了他切身的痛苦。然而如果把他們日常生活說來。告訴他。如此就可以免除痛苦。這樣的輸入主義。就沒有不動心的。現在我們想改造社會。自然要打破經濟的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所以如果能使做工的人。了解了現代社會組織的缺憾。是他們生活上痛苦的原因。自然能設信奉一種主義。爲這個主義去拚命了。如果能設使農人了解。現代社會組織的缺憾。是他們生活上痛苦的原因。那他們能設爲主義拚命。也和工人一樣了。但是現代做工的人。感覺痛苦了解缺憾的程度。比農人更強。所以

現代肯替主義拚命的人。還是要爲主的向工人方面找去。試看俄國的赤衛軍。多是工人出身。在歐洲打仗的華兵。都是華工變成的。他成軍的時候。是從工人中招來。將來退伍。也是回去做工人。所以他感覺工人的利害最深。纔肯犧牲生命爲主義而戰。就這一層。可以曉得兵隊如何纔能成爲有主義的兵隊了。

做工的當兵。和上頭所講寓兵於匪的軍隊。差別在那裏呢。頭一個顯出的。就是現在的軍隊。以做兵爲維持生活的手段。同時因爲當兵生出不安。將來改造後的軍隊。以做工爲維持生活的手段。在做工的生活裏感得了不安。纔又拿當兵做手段。防止這個不安。這個差別。就生出軍隊素質上的差異了。將來那些當兵的人。是先有了可以做工維持生活的地位。並且有當完兵仍舊能靠做工維持生活的保障。儘可以不要當兵纔活。然而因爲他們做工維持生活的基礎被軍國主義。(本國的外國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脅威。到了隨時可以倒壞滅亡的地位。所以覺悟到非出去當兵來擁護這生活的基礎不可。於是乎把他一個覺悟。結成一個爲主義而戰的決心。所以他如果當兵去打死了。他也是心安理得。對於戰爭的危險。決不生出不安。倒是如果還沒有人出來做這樣的事業。他卻是不安了。這樣的兵

隊。纔可以拿來做改造社會的基本。

所以假如我拿了一個獨立團或獨立營的軍隊。（改造一定要從這種獨立團營着手）駐守在一定區域。這個區域裏頭。有相當的遠代工業。可以發展。有能設供給這一個團營的餉項的力量。而且得了特別委任。有改革這個地方經濟上政治上組織的權能。我們可以着手於這寓兵於工的建設了。（這些團營以後稱他爲理想軍隊。這個地區稱他做理想地區。這不過圖省字數好記憶。但是現在這個條件。並不是十分難具備。不是空洞的理想。尤其不是理想上完滿的意思。）

這原來的兵不是工人。所以第一着手。就是化兵爲工。化兵爲工的順序。先是把沒有做工能力的人開除了。這些沒有做工能力的人。實在就是沒有當兵能力的人。不過向來各營盤裏頭。都多少養一點這種有名無實的兵。而碰着整頓軍隊的時候。也一定首先把這些人淘汰。次就要開除沒有做工的意思的人。這一部分都是所謂老兵。具備了十足兵卒的惡性。做一營一連裏頭指導者的。他們只希望打了仗奸淫擄掠。並且受賞。決不希望做工。這些人不開除。是沒有改良的餘地的。（雖然他們的心理都被他的生活釀成。但是不能一天改變他的生活。就立刻變了他的心理。）而且這種兵卒正是別團別

營所最歡喜。今天開除明天有人招去。決不會餓死了對不起他。除此之外。下餘的兵卒。就要甄別一下。分做熟練工人和普通工人兩類。兵隊裏頭。常藏有許多熟練的工人。他有了專長。因為種種理由。不能發就他本業。勉強投在兵隊裏頭的。我們一定先要選拔出來。除了這些熟練的人。便是普通人。照近代工業的狀況。普通人不過經極少時日的訓練。便可以做用機械之工場的工人。所以這些普通人。也只要加一兩個禮拜的訓練。成一個普通工人。熟練工人就可以各應他的本領。替他找相當的事業。而在沒有相當事業以前。也可以要求他暫時做一個普通工人的工作。在理想地區裏頭。當這改造的時期。一定要興起各種工場。和整理交通。改良土地。建築各種新式設備。運輸原料材料。意想裏頭的工作。決不至不能容納此理想軍隊的殘部。所以兵丁要做工。決不怕沒有工作。

照這個樣做去。一定還有許多不願意的。自然告假的告假。逃走的逃走。總去了一部分。我們假想他連前去了一半人。這個兵額是要補的。這補充的時候。就不要向別的地方找兵了。只須向本地區原有的工人裏頭挑補。所以這個時候。理想軍隊裏頭。已經有一半是向來做工的。有一半是新做工的了。然而實際並不止此。因為兵卒出去做工。當然可以要求工錢。假定一禮拜裏頭做四天的工。留二天操練。那

每禮拜四天的工錢。比營中所發的餉。少不了許多。所以理想軍隊原有的餉。却可以減去一半。這多餘的一半。又可以再招同數的工人。進來當兵。簡捷說。就是兵丁能兼做工。就一個兵的餉。可以養兩個兵。一團裏頭不算團營連本部的將佐護兵號兵火夫等等。各連所有目兵。通算應該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所以改革以後。可以養得三千零二十四個。就是每連可以有二百五十二名目兵。這個數目。恰和各國戰時定員約莫相當。而在平時。這些兵率做四天工。纔操練兩天。所以輪替着。實際只有三分之一在那裏操練。就是一連只有八十四名（現在的兩排人）受教練。以現在吃空額的軍隊來比較。這個數目。已經不算少了。而這三千多人裏頭。總有半數以上。乃至四分之三。是新來的工人。所以這理想軍隊裏頭的空氣。當然一變。

在這個時候。兵卒已經開始做工了。自然生活安定了。沒有那些不安的氣分。當然也沒有那些苟安的心理了。所怕者。就是兵卒只願做工。不願再做兵。要找工人當兵。也沒有工人當兵。所以要他們有了一種主義。因為這個主義。生出一個犧牲的決心來。盡這些兵役的義務。然而恰是在這工人的生活底下。有輸進社會主義的可能。世界的工人。都比農人感覺資本制度的痛苦較早。而且較深切。在不能自

由宣傳的環境。尙且如此。如果能設有這麼一個區域。那當然可以在軍隊教育裏頭。同時做社會主義的宣傳。引起他階級的自覺。這些工人決不會發生避忌兵役的現象。到這個時候。纔能算有戰鬥力的軍隊。可以拿來做改造社會的一種力量。

十二

這個理想軍隊和這理想地區。發生了繼續不斷的關係。當兵的就是工人。當了幾年的兵以後。可以退伍。退伍以後。倒是一個有能力的工人。而且是一個豫備兵。將來可以爲主義而戰。我們參酌歐洲和本國的徵兵制。和俄國最近的勞動法典。可以定一個大概的規模。就是

十六歲起。做幾成的工。

十八歲起。做完全的八時間工作。

二十歲起。當兵兼作工。

二十三歲。三年兵役滿。算做豫備兵。做完全的工作。

三十五歲起。算做後備兵。做完全的工作。

四十五歲起。免除兵役義務。做完全的工作。

五十歲起。免除工作義務。受公衆供給生活費用。

這個年期。雖然是很專斷的。但是實行上。如果有障礙。要修正他是很容易的事。總之這些現役豫備後備的兵卒。都是由理想地區政府擔保他們的勞動機會。並且有強迫他勞動的權能。在這區域裏頭。要成了他們「歌於斯哭於斯」的家鄉。要成了他們「有猛虎無苛政」的樂土。所以關於工人的經濟上設施。有幾種是不容稍緩的。

第一是傷病的救濟治療。爲達這個目的。一定要設免費的醫院和廢疾者公養的制度。這個傷病。不論是由兵役戰事來的。由工作來的。由其他意外來的。都算在裏頭。如果由傷病而成廢疾。自然按照他的程度。減少他的工作義務。或者全免。並且照養老的辦法扶養他到死爲止。

第二是老人的扶養。自五十歲以上曾經做過兵做過工的人。當然要社會扶養。他這個扶養的內容。要包括衣食住等生存必要的資料。並且加上各自應於其趣味的相當娛樂。遇着有行動轉側不自由的。要設立一種類似醫院的養老院。專人照料他。

第三是孕婦產婦的扶養。產前八禮拜至產後八禮拜。這三個多月。是絕對不能做工的。當然由這理想地區公養。（婦人雖然不一定要當兵。但是他的丈夫當兵做工的時候。可以免了顧慮。）

第四是兒童的扶養教育。凡兵卒工人的兒女。生出來以後養育的費用。一定是要社會共同負擔的。到學齡以後。教育也是社會公眾給他的。到了上頭所述做工的年齡。纔課他做相當的工作。（要採兒童公育制度不要。再看將來改造的程度。到那一步纔能設定。）

有了這幾種設施。自然有許多其他的制度相隨而來。但是我相信在這理想地區裏頭。能設先行了這幾種。就可以令兵卒的生活。成爲有希望的生活。因爲一個人想求金錢財貨終極的目的。是我享樂。如果他找不出永久繼續的享樂。纔花精神去滿足一時的欲望。一定要令兵卒可以打得長久的算盤。纔可以叫他對於將來生出希望。却是人生保不定有病有傷。到了軍隊裏頭。尤其容易生病負傷。成爲廢疾。如果傷的病的廢疾的。可以有所歸。那他的算盤就打得響了。不傷不病。還會老衰。老的仍舊可以得扶養。不怕臨老去討飯。那他的算盤。更打得響了。平常娶妻生子。是頂希望的事。還是頂怕的事。到了兒子大了。要教育他。更是不容易。生兒子養兒子教兒子。所花的費用。都是社會負擔起來。那他的算盤。又

打得響了。替自己打算。替家裏的人打算。都打得通。那將來的希望就有了。他一天一天的工作。社會上各種的行動。他都可以慢慢想透了。立了長門計畫做去。所以他的打仗。完全和家族的防衛自己財產的防衛一樣的。不特是一樣。還要加倍。因為如果這個主義倒了。他的希望也沒有了。這個主義如果永遠不倒。那他自己只管死了。傷了。成了廢疾。他所希望的東西。還是一樣實現。這便是拿有希望的生活。來換他不安生活。為主義而戰。就是他實現希望的惟一方法。

十三

由以上的組織。可以令束縛的變為有主義的。不安的變為有希望的了。但是我所希望的理想軍隊。還不止此。一定要變那倚賴的生活。做非倚賴的生活。變那非向上的生活。做精神上平等的生活。兵卒的倚賴生活。完全因為他所做的工。是和他所受的俸給。在兩條路上。本不相干的。所以他的官長發餉發火食。他們就有錢用有飯吃。一天不發。他們就要挨餓。如果能設有一個辦法。兵卒可以自己找他吃飯的材料。就不怕他因倚賴而生出雷同性了。本來羣衆的雷同性。是沒有方法完全免去的。但是如果令他不生生活上的倚賴。那「蛇無頭而不行」的兵。總可以變到「人自為戰」的兵。這軍隊的

戰鬥力就強得遠了。

做工的兵除了向營裏要求火食以外。還可以有工作的報酬。這一層已經把他依賴連長的慣性打破。然而他並沒有跳出圈子以外。因為他做工來得報酬。在現在的資本制底下。仍舊是依賴的。要聽候工廠裏的帳房發工錢。還比聽候連長發火食艱難得多。不自由得多。想要兵卒有獨立的精神。非連產業上這種隸屬關係。一起打破不可。因為這個目的。我們要在這理想地區。建立產業的自治。凡主要工場的管理權。都要叫工人參與。分別專門的。熟練的。非熟練的工人。各選出代表。來管理這些工業。在私有制還不能廢止的時候。對於資本的利息。雖然還不能不承認。而決定產額。價格。工錢的權。要分給工人。關於傷病。廢疾。老衰。孕產。教育。分攤的費用。一定認先取的特權。於是平做工的兵。雖然還是受工攤的人。却早已是自治的人。不是隸屬的人了。是獨立的人。不是倚賴的人了。倚賴的風氣。再不能有了。這個時候。所謂獨立。固然不是絕對的。名為獨立。實在不過是互助的假定條件。這個時候。理想軍隊的生活。還是互助的生活。不過不是由命令來互助。是許容其獨立之後。以自由意思來互助。互助的結果。可以說互相依賴。却總不至倚賴一兩個人。並且我倚賴人的時候。同時人也依賴我。因為人人都感覺

到自己對於這一件事業。有責任的。不會漠視。也不會一時間失了頭目。就無所措手足。

這個產業自治之外。當然還有普通公民的自治權。經過這個自治組織。工人兵卒。還可以公民的資格。決定這些理想軍隊的任務和待遇。所以不特是非倚賴的工人。也并不是倚賴的兵卒。這個說話。並不是想統馭指揮的權。從將校手中奪了去。只是決定打那一個人。是要兵卒有一分的權利。也有一分責任。至於如何打法。還讓長官去指揮。

從前有人說。兵士的服從。非平日養成不可。也有一派人主張平日并不要教練。只要臨時推舉一個人。大家服從命令就行。（見新世紀）這是兩面的話。照我看。戰略上和戰術上的指揮。不特要服從。並且要訓練的。至于其他形式上要求的服從。不特平日無用。戰時也用不着。至於決定戰爭目的。宣戰媾和的大權。是在人民的。兵卒自身也有一部分的力量。將校還要服從兵士纔對。

所以我的計畫。還是三年兵役。這三年兵役。每禮拜只有兩天的教練。所以實在教練時間。也不過和現在的一年兵役相等。可是現在的二年兵役。三年兵役制。所要求的訓練。實在可以減省。比方集合及運動。弄出許多隊形。實在用處並不多。單人教練裏頭的工夫。大概都是可以在學校早教了的。像美國參

戰的時候。所教練的軍隊。大概都是一年以內。就到戰場的。歐洲幾國的新兵。他何嘗有過一年以上的教練。所以在步兵教練。決不怕因為實在只有一年的緣故。教練會不完全。至於其餘的特科兵。要求普通步兵以上的知識。所以就不能不展長年限。於是乎現役期限。可以展到五年。預備役年限。只可十年。照這樣算去。有戰爭的時期。預備兵就不能保相當的比例。因為救這不平均。所以平時的特科兵。比例上要加多一點。（然而在養兵的費用上講。所加還是有限。）步兵三年。特科兵五年的教練。到實戰上受指的習慣能力。是已經有的了。不會碰了「驅市人使之戰」的困難。

除了作戰上的指揮以外。兵卒對於將校士官。是沒有區分階級的必要。所以比現在的軍隊。雖然還是一樣日兵不能殼升進做長官。却是可以令日兵并不羨慕那將校士官。因為從前的非向上的生活消失了。在官長和日兵兩面。雖然一個是指揮。一個是服從。却不能當做階級。關於這一層。可以有兩種辦法。第一種辦法。是初期所採取的。就是官長的餉。還照從前定額。但是只給他幾折。官階越大。折扣越多。大概總是除了火食衣服的費用以外。只准他領半餉就儘數了。所以要給他半額的餉。並非以為官長應該浪費一點。比日兵應該多享樂一點。因為他關於指揮管理上頭。要有種種的智識。要有種種的器

具。並且他是長遠在兵役裏。不是三五年退伍的。所以要有許多負擔。在未會爲共產社會以前。不可少的。這個半餉。就是供給他的需要的。在這同一時期裏頭。就算工人。也可以有專門家。熟練工人。普通工人的分別。可以受不同等的報酬。然而我們可以一律當他做工人看待。所以在這一邊做兵卒的。在那邊仍舊可以做專門家。在這裏做到將官階級的。到那一方面。可以仍舊算一個工人。雖然工錢餉額有不相同。精神上可以算做平等。

第二種辦法。就是共產制完成的時候所用。對於所謂專門家熟練工人。將校。士官。並不用工錢餉銀差異的方法。來供給他所必需。只是按着他所需要的東西。來供給他。容他有適當的機會。發揮他的特長。在這個時候。當然是精神上平等了。抑且到這個時候。自然願意做兵士的。比做官長的還要多些。因爲只有精神上技術上確是有特長的。纔覺得非做專門家。非做將校。不能發揮他的能力。在普通的人。就算叫他將校。他還願意改做日兵。決其沒有做日兵的人希望。做將校的道理。現在是從利益來講。日兵做官長。叫做升進。將來從加重責任來講。日兵做官長。只可叫做吃苦。要肯吃苦的人。纔去做將校。那再沒有因爲不得升進出怨言的了。更沒有因爲想做官長。就攪起風潮。弄到兵變的了。

最末就是要把突然過度勞動的生活。改做日常有相當工作的生活。而且謀工人體力的增進。使他仍舊在必要的時間。可以出最大的精力。應作戰上的要求。這個是最後的要件。然而不是最小的要件。實在幾乎是第二要緊的事情。因為決沒有在過度勞動的工人裏頭。可以挑得出好兵的。照各國的徵兵成績來論。農業地的徵兵成績。比工業地要好好幾倍。因為工人在城市裏頭白晝做工。就不得見日光。晚上做工。就不得正當的休息。空氣是永遠不得新鮮的。傳染病是最容易流布的。所以稍為不注意。就可以把兵的素質弄壞。從前歐洲資本制下的工人。實在是拿一世的健康。去換一時的麵包的。雖然徵兵的時候。還是少年。已是受父母遺傳。和小童工作的結果。成了一種普遍的不健康狀態。所以成績在農業地之下。他這成績僅僅在徵兵時期來比較。尚且如此。到了三十多歲以後。做工更做多幾年。體力和同年紀的農夫。相比一定更遠了。所以要兵卒能殼在戰爭的時候。發揮最大的力量。仍舊要在平日用工夫。

不做工的兵。是不行的。我們已經曉得了。我們要這些日兵。平日都做了工人。每天做標準時間的工作。

那就此起彼工的時候。一天五十里到八十里的行軍。不算艱苦的事。一天打仗要在壕溝裏半天。太陽晒下來。大雨洒下來。也不算希奇的事。只有從軍樂。沒有從軍苦。是頂緊要的事。然而若是平日過度勞動。就萬萬不行的。就算不是記了標準時間。若果不給他完足的衣食住。也是不可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弄營房。決其不可做那蜜蜂窩一樣的營房。一定要有十足的空氣日光。不畏風雨的。每天所給食糧。一定要能穀充滿他們身體上所需要。並且要給與能禦寒暑的稱身冬夏衣服冠履。不能照現在那樣。隨意做衣袴鞋帽。派給兵丁。幾乎要令他削指滴履。這是現役的話。兵的衛生要講究。不止現役爲然。所以對於一般工人的住宅。其他衛生上的條件。都要用綿密的法規。規定了他。等他不至爲工人生理上的障害。自然做兵的也不受這個障害了。如果工人只做標準時間的工作。有合衛生的衣食住。而且能設有適宜的休暇。那生理上決不會比農人不如的。

十五

照上面各節所講的辦法。寓兵於工。工人的生活改善了。就是兵的生活改善了。兵士的苟安心理。也可以沒有了。也不自暴自棄了。也不遷怒了。也不虛僞了。也不放縱了。也不雷同了。也不羨慕妬忌了。現在

的兵所有心理上的異狀。到那個時候。都沒有了。就成功了能耐勞苦肯爲主義而殺的兵卒。現在的一團人。三年退伍一回。十年以後。有現役的兵三千。豫備兵九千人。可以成兩旅的步兵。再加上一些特別兵。便可獨立作戰。對付現在的兩三師人。可以有勝無敗。如果能設有幾個地方做了理想地區。有幾個混成旅。分開了。來做這些理想軍隊。不是可以在幾年之後。成了比中國一切勢力優越的武力麼。這個時候。實行一種主義。不是很容易麼。尋常看起來。似乎十年的豫備非常迂遠。但是中華民國。現在不是已經九年了麼。我們還是不要貪速成的好。

這裏所講的。只是寓兵於工。沒有講到農。自然因爲中國農業地區的情形。不很適當。但是另外還有一個理由。我們要找工業地區來做入手的路。因爲現在這個計畫。先是要有一營以上的兵隊。併且可以要求一個地方的自治全權。如果是有這種帶兵的人。情願做第一個試驗。那是最好的事。就是不能得帶兵的人了解我的方案。那就現在中國工業中心地點。還有幾個他方。可以不受軍隊保護。自己練警察的。在這些地方。要照警察的名義。或者用團練的名義。聯合附近的鄉村。照我的計畫。做一個小規模的實驗。還不是做不到的事情。只要一兩處辦起來。就可以有成效。就可以傳播起來。對於那些侵略的

客軍騷擾的民軍。要抵抗排除他。實在是頂容易的事情。再講別一方面。現帶着軍隊的人。不能說他都是沒有良心。只是單相信自己的老法子。就不相信兵還可以改造。如果看見有好方法。他也是改絃更張了。這個便利是工業地特有的。

等到改造完成之後。當然可以在全國裏頭。另外做一個普遍的計劃。斷不能把農人排除在兵役以外的。只是斟酌他農事的季節所宜。另外定一個期間來教練。不像工人可以一禮拜幾天的通融。然而這個改變。也是很小的事情。

我們相信做兵的人。不要成一種特別的階級。只要他的感覺性能。和普通的農人工人一樣。前次有一個人。在芝加高社會黨大會演說。（據日本新公論雜誌三十八卷八號岡悌治氏所引）說到赤衛軍。有一段話。很有意味。他說。

……現在各國都軍把隊和市民。嚴格來區別了。在現役裏。不叫他干預政治。就在豫備期間裏頭。也時叫他來兵營裏訓練。努力養成和市民不相同的精神……在俄國把軍隊和市民區別開的必要。絕對沒有。倒是兵士做了兵士。就有和市民不相同的精神。一件事。是他所最怕的。所

以除了在前方戰線和即刻活動的前方背後戰線的兵士以外。常帶在駐屯地叫他混在一般市民裏頭。做農工和修繕道路等工作。這些通和一般農民無異的生活的兵士。輪流和在前方的兵士交代。所以令他在戰時仍舊不發生那一種特別軍隊氣質。這種制度。並且有令駐屯地的農民歡迎兵士互相親睦的效果。……豫備後備兵在家裏頭。都有武器。召集的時候。就按着自己力量。帶着火食出來。……真正是國民皆兵的組織。有這個樣子的俄國軍隊。是世界現今最可怕的軍隊。別國的軍隊。萬不能抵抗他。……」

我們的理想軍隊。將來如果實現。我想也不會比俄國這種軍隊弱到什麼地方去。「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這是我對於一切有改造兵的思想。和機會的人的忠告。

臨末我更將俄國的勞動軍法規譯出來附在下面。可以見得這個計畫。是按着驗方配合的。不是空想。

赤勞動軍法典 關於第一革命勞動軍之勞農國防議會之法規。

（「蘇域俄羅斯」雜誌二卷二十二號所載）

一 勞農赤衛軍第三軍應利用於勞動之目的。此軍團為一完全組織。一切武裝均不解除。亦不分離。

稱爲第一革命勞動軍。

二 以第三赤衛軍利用於勞動目的爲臨時的方案。其時期當由國防議會據軍事上形勢及此軍所能担任之工作性質。以一特別法律定之。尤當注重於此勞動軍之實際生產力。

三 下列各項爲適用第三軍之力量及器具之生要作業。

第一 甲 准據國民糧食委員會所規定。準備糧食及芻秣。且集中之於一定之倉庫。

乙 準備木材並送致之於工場及鐵路車站。

丙 組織水路陸路運輸以達上項目的。

丁 因國立規模之工作。爲必要勞動力之動員。

戊 在前述限界內之建築工作。併其他更大規模之工作。以漸導進更多之工作。

第二 己 重整農業上之設備。

庚 農業工作其他。

四 勞動軍之第一義務爲爲其各駐在地本土工人求得糧食。其分量不在赤衛軍之下。當勞動軍議

會之糧酒委員會長（第七條）別無他法可以求得上述工人之必要糧食之時。用供給軍隊機關之方法行之。

五利用此第三軍之勞動於一定地區。必須行之於此軍主要部所駐在之地區。其精密之決定。俟之此軍之首要機關。（第六條）而後由國防議會確認之。

六 革命勞動軍議會爲主管指定工作之機關。併規定凡適用勞動軍服役之地區。卽爲革命勞動軍議會之役務享有經濟的權力之地區。

七 革命勞動軍議會以革命戰爭議會議員。及國民糧食委員會。高等公共經濟議會。國民農事委員會。國民交通委員會。國民勞動委員會之授權代表組織之。

享有居在此勞動軍議會首席之權之特別授權國防議會在此議會之首位。

八 一切關於內國軍事組織。及依內國陸軍服役規則。並其他陸軍規則所定之各問題。由革命戰爭議會爲最終之決定。該議會引導因以軍隊使用於經濟上之必要而起之一切必要之變更。於內國軍隊生活之上。

九 每一分部工作之中。（糧食薪鐵路等等）其組織此工作之最終決定權。留歸勞動軍議會之當該分部之代表。

十 遇有根本的意見衝突。則該事件應移屬國防議會處置。

十一 一切地方機關如公共經濟議會。糧食委員會。土地局等。遂行勞動議會經由其相當議員所下之特別命令指令。不論其涉於全體。抑僅關於要求應用羣衆勞動力之工作分部。

十二 一切地方機關（公共經濟議會糧食委員會等）各仍在其特別地區。以其平時工具。遂行勞動軍議會經濟計畫實行上使之分担之工作。地方機關非得有爲勞動軍議會議員之相當局所代表之同意。不能變更其構造。亦不能變更其機能。若其爲根本之變更。則須得有相當之中央局所之同意。

十三 遇有可以暫時利用軍隊之各個部分之工作。或其軍隊之小部分屯駐在軍隊主力以外之地區。或可以移轉於此地區界線外之時。勞動軍議會須於每一事件。即時與遂行其相當工作之地者。常設機關立約於此件實行不遇有障礙之際。此分遣之陸軍支隊即變爲該機關臨時經濟的配屬。

十四 除爲維持軍隊自身生命所不可缺者外。一切熟練勞動者。均須由軍隊轉送之於地方工場。或經濟機關。通常在勞動員議會相當代表指導之下者。

注意 熟練勞動者必須得該工場所屬之經濟機關之同意。始能送往工場。工人組合會員以

關於軍隊問題之經濟的需要。僅須得地方機關之同意。即有離去地方的營業之義務。

十五 勞動員議會必須以各該管會員之力。用種種必要之方案。於一定局所之地方機關。使管理在各地陸軍支隊及其機關。當進行其所受持之工作時。不違蘇域共和國之各種章程法規指示。

注意 一般國定報酬率。特須留心觀察。以保農人利益。以送達糧食準備薪材木材。

十六 中央統計局與高等公共經濟會及戰爭局協商之後。須作成一豫算決定登記之形式及時期。

十七 本法從以電報公布之時起有效。

國防會議議長 烏山利亞諾夫（即李寧）

書記 斯不力斯京那

一千九百二十年一月十五於莫斯科

朱執信集

全二册 定價一元

執信先生一生，不斷的努力于政治改造與社會改造，他的精到的思想；深刻的理論，伴着他那一生他人不可企及的崇高純潔的精神，在近代人中是不可多得的。

遺著
之**兵的改造與其心理**

定價一角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初版

兵的改造與其心理(全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朱 執 信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天吉里三三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

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
廣州 上海西門 杭州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九十一號

發(四九八)

世